

析疑指迷論

析疑

或問曰何謂全真答曰即爾之一念未萌之前也夫一念未萌等同太虛視之不見其色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得其形其上無蓋其

卷六

下無底其傍無門其正無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杳冥莫測恍惚難明體之非有體用不

無隱大無外藏微有餘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包含萬象體不挂一絲頭吾不知其名字之

曰全真釋教謂之圓覺又云圓空太上所謂

○混成又云圓通故南華經云未始有物者至

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此之謂歟

或問曰何謂心性答曰夫心性之義言猶混

水水本至清有感溫起風浪渾濁不能鑑理

風浪息時水澄溫止以比輪之水即是渾溫

即是水由是言之心即性用性即心體體用

俱忘全真而已

或問曰何謂性命對曰夫性命之理乃陰陽

神氣之異名也夫神氣二字呼喚無窮今略言其大槩或謂動靜龍虎水火坎離東西南

北春秋溫涼冬夏寒暑否泰窮通升降往來有無虛實上下浮沉高低深淺金木剛柔天地日月寒光昏明夫婦嬰姹金翁黃婆絳雪玄霜紫芽紅粉真鉛真汞其他殊名異呼不可窮極種種名相不可著止總名神氣而已

夫欲全神養氣當明體用賓主屏盡萬緣一塵不染表裏清淨久久精誠自然氣結神凝

性停命住性命雙全氣神爲一一與道同功

行圓畢

或問曰何名體用賓主答曰若要修真須明

體用賓主何謂也若不明體用者情欲不能

遣也如未曉陰陽賓主則不能契於虛無之

至神矣謂體用曰虛寂爲體覺照爲用體用

兩全洞合道原曰何名賓主答曰前念爲賓

後念爲主念起不著本無根緒故洞明真人

云念頭起覺時休此一句體用賓主俱全也

何謂俱全曰夫念頭起者爲賓覺者是主主

正爲用休歇是體由是言之體即用也用即

體也體用雙泯全真者也

或問曰人多說傳命基其義如何答曰夫命

者氣也基者本也一氣之本即道是也夫道者無形無名非容取捨而可得也取捨不容有何傳哉故關尹子曰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又子列子云不知所以然而然謂之命此之謂歟

或問曰祖師言五行不到處一氣未生前其義矣若應曰夫五行者乃吾之五識也一氣者即爾之一念也若五識不起處一念未萌前者即與向之所謂未始有物之義同也既未始有物者強名曰道矣

或問曰且未始有物者謂道既已爲物矣物中有道乎對曰夫物從道生物即是道亦猶心從性生心即是性又如滔從水生滔即是水也故洞明云師傳祕語悟心開物外家風物裏培又關尹子云天地成理一物包焉又

云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物既如此

人豈不然又太上云有物混成先天天地生寂寥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

下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正謂此也

或問曰清和真人有云止念降心越念多不

降不止逐浪隨波如何即是答曰凡初學道

者必先悟其真心夫真心者元無一物等同

太虛本來清淨於此淨中一念忽起頓然迴

光返本歸元則湛然清淨矣故經云澄真心

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既得三

毒消滅即合於道矣若不明此理者一念既

起又起念降之降之不下生心遣之降遣不

已還自纏縛若不降遣縱欲昏迷轉不相應

故常知常覺還自把捉不知不覺透入別殼

亦與託生的一般也直待報盡方歸馬之人

○困終不悟矣豈不悲哉

或問曰如何得萬法圓通答曰修行之士必

先明心悟性然後絕疑方能養道夫心者是

萬法之源性者是群經之要故心生則種種

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若一念不生即脫生

死向這一念不生處即見本來面目也久久

涵養圓明光大則無法不通無經不解此名

機何名造化機答曰夫造化者乃陰陽否泰

之異名也陰陽機要即道之別稱也夫否者

塞也泰者通也故化書云是以古聖人窮通

塞之端得造化之源造化之源者即妙道而

趣也古今聖賢所得者得此而已過去師真

所演者演此而已五祖七真所了者了此而

已奉勸同流若能悟此更莫孤疑斯為學道

樞機正是修真之祕訣

或問曰昔神光大師向達磨祖師前求安心

之法祖師答云將汝心來吾與汝安神光良

久曰弟子覓心無所得祖師曰吾與汝安心

已竟矣其神光言下大悟絕疑矣其理何如

對曰夫心本無心心因物感而見故紫陽云

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見十方通塞中真心

無不遍夫真心無象喻如寶鑑含輝若物來

則見物人來則見人人物俱泯則圓明瑩徹

矣如是言之覓心無所得也關尹子云衆人

之權歸於惡賢人之權歸於善聖人之權歸

於無所得唯無所得者所以爲道既是悟道

者豈不絕疑哉

或問曰長春真人云不有神仙福難明造化

對曰夫道本無修心即有鍊夫道之在人如

金在礦礦內有金不鍊而爲石石若鍊去即

名爲金既已爲金不復爲礦也人中有道不

鍊而爲凡凡心鍊盡即名爲仙既已爲仙不

復爲凡也若已爲金不須鍊既成仙道復

何修哉

或問曰丹陽真人云速把我人山放倒急將

龍虎穴衝開其義何如應曰若我人山放倒

或問曰道雖無方學則有序何謂有序應曰

凡初學道者必先拋棄塵緣屏除愛欲遍訪

明師研究妙理妙理精明更要端的志節次

須明戒定慧三者此序進之要妙也夫戒者

是上天之梯覺渡苦海之舟航陟道之初基

乃修仙之漸路也若無戒則不能入於定門

也不入定門者無由發於慧也故莊子云虛

室生白吉祥止止又云守奉定者發乎天光

天光若發則與道同其源矣與道同則鬼神

難以測度陰陽不能陶鑄陶鑄不得者至人

哉至人哉

或問曰出家修道又言道本無修其意何如

對曰夫道本無修心即有鍊夫道之在人如

金在礦礦內有金不鍊而爲石石若鍊去即

名爲金既已爲金不復爲礦也人中有道不

鍊而爲凡凡心鍊盡即名爲仙既已爲仙不

復爲凡也若已爲金不須鍊既成仙道復

何修哉

或問曰丹陽真人云速把我人山放倒急將

龍虎穴衝開其義何如應曰若我人山放倒

則龍虎穴便開也何謂也夫我者心即是也

人者境即是也若心境兩忘則人我山倒矣

夫龍虎者即人動靜生滅之心也生滅之心始於真空之性真空之性寥廓虛寂故名謂穴也又云虛府也太上所謂衆妙之門又云

芥六

玄牝之門矣又莊子名謂天府此乃龍虎穴之義也云衝開者是無遮障之貌既無遮障者即道蘊於此矣

或問曰如何是金丹答曰夫金者喻如曾經鍛鍊真堅剛利明白瑩素也丹者譬若圓成光大環樞應變反覆無窮於本末倪也丹之爲義若入服之定起生死之病矣故曰金丹也

或問曰凡初修鍊必須減飯除情戰睡又云飢來喫飯困時睡其理何如答曰其理兩說一者初心進道熟境難忘馬猿易動所以衣食睡飲不敢如意古人云學道休動如意如意休望學道又云飽暖生姦慾飢寒守自然若以塵心絕盡道眼衝開則無爲而無不爲也無爲而無不爲者又豈妨於飯食睡眠也

哉

或問曰離峰真人云有體亦是病無體亦是病有無俱不用何處安身命其理美若答曰有體則著於色相無體則滯於頑空有無俱不出則落於漭蕩矣曰如何出得三重障礙

去答曰二邊俱不立中道亦非安回首二乘外靈光射廣寒

指迷

廣漠先生閑居於丈室恬然而宴坐澹漠而忘懷委蛇而自適任運而逍遙恣放情於自由之鄉矣時有昭然子越坐而起恭然而稽首立侍乎前曰弟子得爲後久矣未獲夫子傳吾妙道而已今日寘閒敢問其道若何廣漠先生移位近前默然良久動容有間仰天而笑曰道奚傳哉昭然子曰夫子勿稽弟子

亦六終顧聞之廣漠先生曰道本無問問亦無答惟願夫子慈愍少垂微言發吾之懼也於是未得魚免必用筌蹄不能悟意猶假言教曰未得魚免必用筌蹄不能悟意猶假言教夫道無後先而教有頓漸人性有利銳而悟有淺深稟氣不同而賢愚有異循之於本也咸始於道矣故曰異途而同歸也夫頓悟之不知曉之在前忽焉在後是謂無狀之狀傳而非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思

黑物之象是謂惚恍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

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

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故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辭在人靈府自悟耳昭然子曰道既無傳弟子嘗聞道家者祖宗遺授師資相承遞授相承固什麼答曰遞授玄教相承妙法也曰玄教妙法而亦有道否答曰不即不離辟猶筌蹄也夫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先得先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矣安得夫忘言之人

不即不離辟猶筌蹄也夫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先得先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矣安得夫忘言之人

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而能反山川移城邑蹈水火入金石縱橫無礙而變化無方者也夫漸悟之者先要明其心悟其性而後養其命也次須累其功積其行而以歲月求之也歲之深也月之久也而遙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行住必於是坐卧必於是縕縕若存用之不勤如是無間鍛鍊功著也而形如槁木心類寒灰窈窈之中獨見曉焉冥冥之內獨聞和焉而得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也而能攝乾坤於掌上搏日月於襟前捲舒八景聚散三辰出有入無存亡自在而陰陽不能測矣昭然子曰頓漸之理敬聞命矣敢問心性之義若何弟子性銑願夫子細細釋之廣漠先生曰嘻愚矣子之難悟也且若問吾者心也吾答若者亦心也心之與心有何異哉又奚問乎亦奚說哉若之間也吾之答也總屬妄心妄心滅處而不知其誰何故曰未始出吾宗宗者性也性稟於道道稟於自然矣曰心性之義敬聞命矣敢問養命之理

而有爲乎無爲乎莫若答曰而無爲乎無爲而無不爲也故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爲者過去師真而謂曰減飯也戰睡也擒猿而捉馬也薄滋味而慎言也而似有爲乎其理何如答曰夫道本無爲也而心即有鍊也鍊者損也損其舊習而新築也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故曰爲無爲則無不治矣夫無爲可以養命也曰命者何謂也答曰即混元真氣也故曰物受之謂命天賦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不知所以然而然謂之命此之謂歟昭然子曰古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云不知所以然而然謂之命是兩也而不同乎答曰而言異而理同也夫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謂不知守其命分也分外貪生而失其本者非君子也夫人以精爲根以命爲本以性爲宗命者氣也性者精爲神也夫神氣精三者咸原於一而未嘗離也而離之者皆越於分也曰何謂越分答曰夫人性分無欠無餘本來具足凡養生之物皆

是不得已而爲之夫不得已之類可爲無心矣無心而可以養命也人而不知此理心慕於妄緣而以爲其預謀積聚而以爲久恣縱於驕嬉之地流蕩於名利之場往而不返迷而不悟豈能爲君子哉昭然子曰夫精氣神未分別不問既已分矣莫復爲一邪答曰夫三者分離皆因其有心也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是故心感於外者感於悲則淚出感於辛則涕出感於燥則汗出感於酸則液出是故感於姪則精出也人能寧心於虛極之鄉息慮於無爲之域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心不動也而精自祕也精化爲氣氣化爲神神化爲虛虛實相通是謂大同大同而無所同也而無所不同矣昭然子曰養命之理敬聞命矣敢問鍊丹之要亦可得而聞乎廣漠先生曰鍊丹之要法有多門而有邪正亦有大小不同也曰奚謂邪答曰有鍊五金者八石者有採日精而月華者有吞霞而服氣者有採戰而閉精者或服水火而還元者吐故而納新者按摩而數息者

熊經而鳥伸者挫筋而擺髓者嚙津而納氣者守下丹田而明堂者默朝上帝而運氣者倒臯崑崙而偃黃河者肘後飛金精而存想者休粮而辟穀者服餌而延形者向之所謂法有多門而不能盡述也略言數端皆是小乘之邪法也於戲多迷於傍門而不能悟其真道矣所以學道者如牛毛而了道者若麟角也曰何由如是之寡也曰皆爲不遭遇於真師之所缺而被邪師之所惑以致於自執固而不悟也故曰大迷者終身不反大愚者終身不靈也所謂冰不可鏤愚不可賢此固然矣故正陽頌云妙法三千六百門學人各執一爲根可憐些子神仙法不在三千六百門又云神仙見汝太頑愚留下丹經萬卷餘句句章章皆譬喻元來真道不關書正謂此也於是昭然子再拜而起稽首而立曰正鍊丹之法若何先生答曰夫正鍊丹之法者而有三門上中下而分爲九品上三品中三品下三品而神亦有三名太上者虛無之神天地者陰陽之神人蟲者血肉之神也而仙亦

有九品有虛無之仙天仙地仙神仙鬼仙山仙水仙人仙物仙是爲九品也夫虛無之仙不可謂也故天仙不離於天地仙不離於地神仙不離於神鬼仙不離於鬼山仙不離於山水仙不離於水人仙不離於人物仙不離於物也夫原其所始本無三九之分也爲其悟有深淺稟有清獨而功有多寡故有如是之異也曰上乘鍊丹者若何答曰夫上乘上品練丹者以太虛爲鑪以真空爲鼎以圓明爲藥物以天光爲進火以妄情爲滲漏以爭爲防危以清淨爲沐浴以無爲爲外護以恍惚爲抽添以不染爲革織也而得之於一息之間而了在於百日之內矣曰中乘鍊丹者何如答曰夫中乘上品鍊丹者以乾坤爲鑪以陰陽爲鼎以真鉛真汞爲藥物以純陽爲進火以欲念爲滲漏以不昧爲防危以消酒爲沐浴以柔弱爲外護以定慧爲抽添以忘機爲革織也而得在於百日之中而了在於三年之外矣曰下乘鍊丹者若何答曰下乘上品鍊丹者以身爲鑪以心爲鼎以神氣

爲藥物以覺照爲進火以逐境爲滲漏以不
睡爲防危以滌慮爲沐浴以謙和爲外護以
昇降爲抽添以純素爲革穢也而得之於三
年之內而了在於九載之中矣夫下乘下品
鍊丹者亦以身爲爐以五臟六腑爲鼎以精
血爲藥物以運氣爲進火以精泄爲滲漏以
節飲爲防危以漱津爲沐浴以修善爲外護
以導引爲抽添以不姪爲革穢也而終年無
成而修之於累世矣此可以延年而不能出
離輪迴耳雖然比於誣善之人亦雲泥有間
矣昭然子曰鍊丹之理敬聞命矣敢問清淨
經云能悟之者可傳聖道乎於是廣漢先生
放下拂子斂身而卧良久曰會麼昭然子於
言下大悟踊躍而喜怡然而笑遂禮三拜稽
首立侍半傍廣漢先生蹙然而起曰子見箇
什麼道理而便拜乎昭然子曰夫子是何道
理之有哉廣漢先生曰如是如是子善護持
矣頌曰

爲藥物以覺照爲進火以逐境爲滲漏以不
睡爲防危以滌慮爲沐浴以謙和爲外護以
昇降爲抽添以純素爲革穢也而得之於三
年之內而了在於九載之中矣夫下乘下品
鍊丹者亦以身爲爐以五臟六腑爲鼎以精
血爲藥物以運氣爲進火以精泄爲滲漏以
節飲爲防危以漱津爲沐浴以修善爲外護
以導引爲抽添以不姦爲革穢也而終年無
成而修之於累世矣此可以延年而不能出
離輪迴耳雖然比於誣善之人亦雲泥有間
矣昭然子曰鍊丹之理敬聞命矣敢問清淨
經云能悟之者可傳聖道乎於是廣漢先生
放下拂子斂身而卧良久曰會麼昭然子於
首立侍乎傍廣漢先生蹙然而起曰子見箇
什麼道理而便拜乎昭然子曰夫子是何道
理之有哉廣漢先生曰如是如是子善護持
矣頌曰

爲藥物以覺照爲進火以逐境爲滲漏以不
睡爲防危以滌慮爲沐浴以謙和爲外護以
昇降爲抽添以純素爲革穢也而得之於三
年之內而了在於九載之中矣夫下乘下品
鍊丹者亦以身爲爐以五臟六腑爲鼎以精
血爲藥物以運氣爲進火以精泄爲滲漏以
節飲爲防危以漱津爲沐浴以修善爲外護
以導引爲抽添以不姦爲革穢也而終年無
成而修之於累世矣此可以延年而不能出
離輪迴耳雖然比於誣善之人亦雲泥有間
矣昭然子曰鍊丹之理敬聞命矣敢問清淨
經云能悟之者可傳聖道乎於是廣漢先生
放下拂子斂身而卧良久曰會麼昭然子於
首立侍乎傍廣漢先生蹙然而起曰子見箇
什麼道理而便拜乎昭然子曰夫子是何道
理之有哉廣漢先生曰如是如是子善護持
矣頌曰